

褐
蜘蛛

著

我的红尘女友

男人制造

你走，或者不走，爱都在这里
你哭，或者不哭，痛都在这里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013065605

I247.57
2809

褐蜘蛛

著

我的红尘女友

男人制造



北航 C1672708

I247.57
2809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红尘女友·男人制造 / 褐蜘蛛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-7-5404-6166-9

I. ①我… II. ①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2695号

我的红尘女友·男人制造

褐蜘蛛 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(龚湘海)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 2013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 / 16

印张: 19

字数: 32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6166-9

定价: 29.8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男人和女人。他们之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关系，我一直困惑着……

十二岁那年，一个很闷热的日子，人的身上就像抹了一层猪油。房前，柳叶上的知了抡起粗壮的脖子鼓噪个没停。母亲在旁一边剁猪菜，一边唠叨我的头发都快长成鸡窝了。实在熬不过知了的鼓噪与母亲的碎嘴，我便拉上弟弟到桥头去理发。

我们镇上那个姓杨的剃头匠，其实我认识他，经常见他把放学路过理发铺的孩子哄到他家里去，然后，用一小颗红糖或者冰糖啥的作诱饵，去换孩子的尿喝。据大人们说童子尿可以健身防病，还能治疗一些疑难杂症。他喝尿，从不用杯子或者碗、瓢这样的家伙，而是用嘴去衔着一只只嫩白的小雀雀直接饮用。他说这种温温热热的才叫一个新鲜，用家什装过的尿染了尘埃，不灵验。有时候，他那张热嘴衔着的小雀雀容易发硬，一硬就屙不出尿来，急得小孩直哭。有一次他喝我的尿，刚喝了一口，就啪啪地朝天喷射口水，鼓起一对牛卵样的眼珠子嚷道：“妈个×，这P崽崽，人不大，这尿骚得下不了口！”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叫我。就算我眼馋他柜子里的红糖、冰糖，馋得不行，主动跑到他铺子里去，主动掏出小雀雀求他啣一口，他就满口脏话地把我轰出来。在他眼里，我成了另类。几乎在我的整个少年时代，都被这件事情困扰而且沮丧着：为什么我的尿在剃头匠那里换不来一小块红糖与冰糖？

就在我领着弟弟去理发铺那天，他端详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像一位智者那样断言：“这个P崽崽长大以后不得了，你看他，眉毛搭桥，不赌就嫖。”

他在镇上人的眼里就是一个怪人，怪人才拿别人的尿当滋补品。怪人身上一般都有神性。后面这句话是我父亲说的。

始终坚信，我生命里的某一种东西，就是在那个知了鼓噪与母亲碎嘴不断的夏天，被一个爱喝童子尿的神人从冥冥中唤醒。余下来的所有的日月，我似乎就开始与女人有了没完没了的纠缠。更多的时候更像是一场场的战争，为爱情，为仇恨，为欲火，为利益，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……

在很多的日子里，我根本不敢去回眸那些“战争”留在心灵上的遗骸，它们躲在我身体最隐秘的地方。那里尸骨横陈，阴森恐怖，哀号不绝……

:: 上部 ::

1

那天，是个周末。

头天晚上下了一场雨，空气里有一种爽爽的清涼。这样的早晨，对于我这种孑然一身混迹在这座悠闲城市里的人来说，最浪漫的事莫过于吸着湿润的空气，与温软的单人床长久地呈缠绵悱恻状，蒙头昏睡。倘若这时再恰如其分地遭遇一场春梦，就再适得其所不过了。不曾想，就在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美妙的早晨，搁在枕头下的手机尖利地嘶叫着，若钢刀若利剑若高高挥舞的皮鞭，把这样美妙的早晨一块一块穿裂撕碎砸到了我的脸颊上。睡意荡然无存。

电话是一位叫小腊狗的朋友打来的，他在郊区一个叫花溪的地方开酒楼，由于酒楼生意奇差，天天出血、割肉，那厮儿就一门心思想脱手找一替死鬼。这酒楼成了他身上的一块恶瘤心上的一种病毒，恨不能找一个手脚麻利的医生立马一刀将它割了。他知道我在这弹丸之地上路子比较野，背靠一家名气很大的公司，接触的各类有钱人生意人多，于是托我尽快给他找一个接手酒楼的下家。

“你家屋头失大火！收购计划书我三天前已经报给公司老总了，你急个喘喘啊！你玩不转的一个烂摊子，以为想脱手就能脱手啊？你以为你是赵本山啊？如今这人，都TM精得跟黔灵山的猴子似的，要想忽悠个范伟出来充当冤大头，你得给老子时间嘛。成天就像催命似的，你烦不烦啊！”我极不耐烦地冲他来了一轮迫击炮，大清早的坏我好事，拍死厮儿的心都有。

“我今天打电话给你不是关于酒楼的事。”被我的迫击炮震晕的小腊狗极其委屈地说，“我知道，你我是生死弟兄，你不可能不管我的死活。谁不知道，李果就是人间仗义的化身，甘为受苦受难之人两肋插刀的真豪杰……”

“得得得，收起你那恶心人的狗皮膏药。说，究竟有哪样事？”

“陈三从织金煤矿回来了，他把矿山转手卖给了一个浙江人，你猜卖了多少？三千多万啊，啧啧，瓜娃子出门踩狗屎了，啧啧，简直发海了，啧啧。下午请哥几个喝酒、吃饭。啧啧！”

我这朋友说话老“啧啧”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羡慕与赞叹的意思，而是那厮牙齿长得稀疏，一激动，他就管不住口腔里分泌出的唾液，必须时时地啧啧把唾液逼回去。

“你家屋头失大火！如果光是吃饭喝酒老子不去！太素了没意思。既然要请，就让他今晚吃喝玩乐一条龙全包下来，狠狠宰那狗日的一顿。”

“行，啧啧。我马上就跟资产阶级说，啧啧。我就说是李果李大爷说的，光吃饭喝酒太素了，啧啧。他不可能不买你的账。啧啧。”

下午，那个叫陈三的款爷有三千万揣口袋里憋得难受，非要在以前一同闯江湖的难兄难弟面前亮一回狂骚，便约去沙冲路上一个外省人开的俱乐部吃海鲜、喝茅台。这家俱乐部我以前来过，是一个江苏佬要从集团公司揽一笔生意，仅仅是从我手上过个路，厮儿生拉活扯架我来昏天黑地地腐化过一回。说是吃饭，其实就是吃票子。江苏佬买单的时候，一只男用LV手包半包钱，全扔吧台上了。很奢侈的一个地方。

沙冲路是主城区连接小河经济开发区的大通道。宽绰的马路两边，酒楼餐馆就跟笋子林似的。各种菜系、各种门派、各种传统与现代的独门烹饪绝技、私房菜、江湖菜，这里应有尽有。孰真孰假，鬼知道。

我到达的时间稍稍晚了一点，来揩资产阶级肥膘油的哥们儿些，早已济济一堂。推开包房的绷皮门，除了酒气、烟草味、口沫星子杂混成的味道有点熏人、有点世俗之外，我还以为闯进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大宴。云遮雾罩，香火袅袅，整得跟仙境似的。直到我在一张足以容纳二十人的餐桌上坐下来，才看清一桌子的山珍海味早被打劫一空。

“你家屋头失大火！这人吃人，真TM狠啊。”我有点感叹。

“谁叫你娃姗姗来迟呢。陈三，给李果加份鱼翅吧。”托我给他卖酒楼的小腊狗，慷资产阶级的慨来舔我的肥。

“鱼翅就免了。”我阻止了准备给我叫鱼翅的陈三，说道，“看见兄弟们一个两个吃得油口油嘴，喝得桃红水色，想必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只要大家满足了我也就满足了。我今天来的目的，不仅仅是奔这张饭桌来的，有一点点更深层次的需求。这需求不用我挑明吧？哥们，是不是？”

我话一落地，一屋子的坏种全笑了，属于那种诡诈的笑。

陈三是个懂得起的人，一声吆喝，把一屋子的情绪调到了最高潮。

“哥几个，走，上楼唱歌，今天的单，都是我的。”

钱这物件，太给人长脸了。

说完这话，陈三用眼睛勾兑了我一下。意思是：李果，我是按你娃的意思办的，你这就算是欠了我一笔。

我没准备与他对视，我回避。把眼神移开，装小人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
一桌子酒意正酣的哥们，像刚从牢里放出来一般，龙卷风似的吞没了一间豪华的KTV包房。这家俱乐部也实在霸道，两百多个花枝招展的坐台小姐一溜排开，跟沙冲路上的餐馆酒楼一样，花色品种一应俱全，桃红柳绿，环肥燕瘦，任随挑拣。

“慈善家”给我选了个湖南妞，我称她为湘女。

眼前的这位湘妹，一曲《辣妹子》唱得整个KTV里的大爷些热血沸腾。她穿一件黑色的吊带T恤，丰满的双乳呼之欲出，肌肤若蝉翼般细腻、透明而绵缠。总之，是属于鲜艳欲滴的那种类型。她的手指给人印象深刻，细腻、线条柔和而充满灵气，有点古画里仕女的纤纤柔媚。只可惜指甲上被粗暴地涂上一层厚厚的油彩，就像一只仙鹤掉在煤坑里。不过，这种庸俗到极致的修饰，由于场合的混浊，便呈一种别致的颓废美，有点毕加索的手笔。纤指之间夹着一支白色过滤嘴的香烟，圆润的嘴唇，吐出一个一个的烟圈，性感而且带着无限的风尘味。

暗淡迷离的灯影下，酒精、香烟、脂粉，暧昧无比的流行音乐，让人的身体与心理都有一种庸俗的冲动。搂搂抱抱、打情骂俏，谎言、欺骗与赤裸裸的放纵，让人的身体极度充血。在这样的情景下，才能真正感受放荡其实是人很本性的东西。

“慈善家”是个地道的直接主义者，没有迂回、含蓄、缱绻这类字眼，以及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境界。此厮见大伙兴起，便大声喊道：“傻儿些，别TM整得跟谈恋爱似的，上楼去拿翻嗑，浪费哪样喘喘光阴哦……”

一句话，宛若点燃了一桶火药，轰一声，全散了。

湘妹手脚利索，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山峦起伏、沟壑连绵的裸体摆在我面前。这种场面我见得不多，真的有点不知所措。湘妹见我呈苹果般青涩状，便轻蔑一笑：“你装个鸟的单纯，来嘛，你们男人来这种地方不就图这个吗？”

这是问题的本质。

她一边解我的衣裤一边有几分套近乎地说道：“我被领班领到你们那间包房的时候，见到你我真是被吓了一大跳，不是领班把我拽住，我就逃了。”

有时候，多余的语言，会让一件美好的事情变得不伦不类，甚至是恶不堪言。如果不是她多了一句嘴，或许后来的故事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天下很多的事，往往是被一些细微的东西改变了方向。

“为什么？不会是把我把警察了吧？”我喉头发干，声音沙哑，像只公鸭。

“我还以为是我哥呢！你长得太像我哥了，鼻子、脸型、身材都像，还有说话的声音，简直像惨了。嘻嘻。”

此女在作这一条关于她哥的描述时，脸上呈无限自豪状，用眉飞色舞形容之，一点不过。就在这一刻，我也几乎同样地发现，她身上有种我熟悉的东西。这种东西一下子把

她与我拉得很近……对，就是她的眼睛。这双眼睛无数次地在梦境里出现。人们对一双眼睛至高的赞美，通常是：会说话的眼睛。我也只能这样来形容眼前的湘妹。

“你哥是做什么的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我哥在这座城市里上大学，他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男人。是我父母的命根子。可我家穷，供不起他读书，我来这里，就为挣钱供他上学，等他毕业，我就不干了。我都想回家了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我的脑子所牵连的所有感觉神经，突然短路，燥热难当的身体，宛如被人一把推到了冷水河里。我一把将湘妹的手掀开，然后把被脱了的衣服重新穿上，有些茫然加颓然加不知所以然地对湘妹说：“你也把衣服穿上吧。”

女孩愣愣地看着我。

我把“慈善家”派给我的几百元钱扔给她，说了一句：“你家屋头失大火！你都把我看成是你哥了，这炮我还咋个打？”

这同样是问题的关键。

言讫，我转身出门。但是，我后来一直回忆不起当时离开得是不是有些慌乱。

“大哥，你不满意我，可以要求领班换人的……”

湘妹在身后扯起她那百灵鸟一样的嗓门喊。

我头也没回，飞一样地跑下楼打的回家。那天夜里，城市的上空烟花灿烂，炫目的火光把云贵高原上的这座城市照得异常刺眼。只是这激越的风景极为短暂。当一场华美的烟花散尽之后，这座城市又陷入一种更加寂寞的情绪里，如我当时的心境一般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是首届国际名酒节的开幕式。政府投了很大一笔钱燃放烟花，把场合整得很璀璨。

我刚回到住处，陈三来电话问我怎么提前闪了。

“速战速决是我的一贯作风。”

我没敢承认自己拿他的钱做了一回慈善家，倘若厮儿些知道后首先会骂我装逼，然后是无边无际的嘲笑，再然后便是将这件在他们看来的糗事传遍四面八方，并因此获得一种愉快。在这一帮朋友里面，我是心思很重的一个，影响我行为的心理因素很多，在别人看来也许只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东西，而我可能就会因此而被颠覆。这是我的弱点。

回到家里，我全身浸透了失落感。不是因为放飞了一只煮熟的鸭子，而是她像一个从《聊斋》里悄然飞来的妖狐，一下就摄取了我的魂。在她被领班带到KTV的那一刻，我竟如铁屑被她磁吸去了。我敢断定，她身上一定有一股妖气缠住了我……在生活里，我始终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“气场”一说，而在我与这位虽然只有一面之缘的女人之间，似乎有着一种磁性极强的气场。否则，我就不至于一坐在她的身旁，嗅到她身上的气息，看着她的纤指以及从她嘴唇里吐出的烟圈，胸腔里就像装了马达，心跳就无限加速。人身上唯一做不了假的就是心跳。而当她很暧昧地把手搁在我腿上靠近腿根的地方，我竟然会

觉得意乱情迷、灵魂出窍、喉咙发干、手脚无措……

在 CCTV 老赵的那款知名节目《动物世界》里曾经看过，动物寻偶时，就算一只野兽在数十公里之外，另一只都能嗅得到它的气息。一旦嗅到，它就亢奋不已。这就是动物之间的气息吸引。

那位被人们叫作湘妹的坐台小姐，或许就是我命里的那一头妖兽？这个问题听上去似乎有点荒唐。

3

第二天是周一，也就是放纵一天之后上班的日子。多数上班族到这一天都心情烦躁、情绪低落。我也一样。不过，那天我运气不错。打出租车上班。下车付账时，出租车司机喊了我一声表妹夫，令人感到很突然。

“表妹夫，我见过你一次。我家妞妞表妹还好吧？”

我“嗯、嗯”地哼了两个鼻音。确切地说，我不知道妞妞是指人还是指一只雌性小狗。我见到过有很多只雌性小狗叫妞妞。回答含糊通常是别有用心。从天上掉一表妹夫砸头上，只要我不置可否地配合一下下，就值十多块钱的的士费。

出租车远去了。我顿时就纳闷上了：我什么时候猥亵成这款式了呢？十块钱，二十次上公共厕所的费用而已。后来我每次打车，就会想到这件事。这世界上的便宜，不是每一件你都可以捡得很舒爽。有一些，让你捡了过后，就像吃了半截蛆似的恶心。

“你家屋头失大火！”

我暗自嘟囔了一句。这是一句贵阳街头上的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，出自何处我不知道。但对我自己，它没有实际的意义，有点类似于语气助词，加重内心或者语言环境的一种感觉而已。

到了公司，我的手下小张告诉我，老总田大林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。

“你提议买下花溪南舍酒楼的计划书我看了，有点意思。”我一进老总办，田大林掂着我交给他的那份计划书，直奔主题，“作为一家大型集团，有这么个酒楼，我看很有必要。一年数百万的接待费用，是笔不小的数字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只是我有一个疑问——你的计划书里说，抗战时期的巴金在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而且构思了他的小说《憩园》。这史料准确吗？”

“我去文史馆查过，确有其事，只可惜留下的资料太少。不过我想，这未必是件坏事。常言说得好，一张白纸才好描最新最美的图画。只要有这件事，其余的咱们可以编，只要编得合情合理，有鼻子有眼就行。说俗了叫编，往雅的说这叫创意、叫策划。所谓文化味，

都这么折腾出来的。”

田大林所提到的花溪南舍，是一幢园林中的酒楼，坐落在花溪河边上，颇有一种小桥、流水、人家的意境。最重要的一点在于，1944年巴金偕夫人曾在这里小憩过一段时间，并构思了他后来的经典之作《憩园》。原本这酒楼在小腊狗手上，那厮守着一座金矿却玩不转，除了周末能招揽一帮老头老太坐在河边玩玩一块两块的卫生麻将，收点摊位费之外，基本上闲置。那厮有点扛不下去了，一直让我给他找个“下家”。于是我提议田大林买下来，一是可以使集团公司每年数百万的接待费不流外人田，二来借用下巴老先生的名头装装门面，经过包装可以打造成本市的又一文化加餐饮的景点，让那些真真假假的文化人来这里凭吊或附庸风雅，顺便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。如今，文化是个香饽饽，是人是鬼都喜欢扯一块来硬往脸上贴。那咱们就迎合这个事儿，你貌似光鲜了一把，而我挣个盆满钵满。

“你的意思我全明白，用个流行词儿，叫‘文艺搭台，经济唱戏’。好，你抓紧落实。”田大林这一说，我知道他接受了我的建议。我在他手下干事有种鱼儿水中游的畅快，一是他这人干事特爽，二来与我有点癞蛤蟆看绿豆——对眼。

“看你娃一脸菜色，昨天又酒色过度了吧？”谈完正事，田大林总不忘挤对我一把。他并不需要我回答是与不是。然后，继续说，“兄弟，多注意身体，有些事是当不得饭吃的。行了，你出去吧。”

临要出门时，他又喊住我说：“另外还有一件事，我今天有桩急事要去上海。但是，明天中午厦门的陈总要来，你就代表我负责接待。对于这种大客户，规格要高，绝不能怠慢。我后天回来再陪他，和他们公司的合同等我回来再签。你这几天就陪他玩，让他玩尽兴，据我所知，此君有些好色。该怎么安排，不用我教你吧？”

厦门的陈总我见过，是个财大气粗的老肥仔，矮矮墩墩像个刚出土的地瓜，纵然一身皮尔卡丹拼命地包裹，却褪不了出土时带来的三分土气。我对他的印象不怎么好。但是，一想到这两天田大林的奔驰将由我支配，陪这老肥仔吃喝玩乐，而且还由公司全额买单，那种不好的印象立马烟消云散。

“你家屋头失大火！人，都TM庸俗！”这句话，没当着田大林的面说，是我的画外音。

4

厦门陈总来的那天，我首先订好了宾馆，然后开着田大林的大奔朝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奔去。机场距城区八公里，高速路两旁山峦苍翠，若画廊一般。

在三个月前，我陪同田大林去厦门见过此人。也许是财大气粗，老厮看人从不正视，

就像所有上门的人都是来讨口的，这让人极为不爽。但在私下里田大林一直压制着我见火就着的臭德性，告诉我，此人以前是个渔民，与厦门走私大鳄赖昌星有点挂角亲的关系，在赖手下混了第一桶金，然后自立门户搞外贸，做得很大。

“别绷着你那面子放不下来，在商场上面子是什么鸟玩意儿？就是把你口袋里的钱掏出来，揣到我的口袋里，这面子就大齐天了，其余的都是TM扯淡！”从老肥仔的公司回到宾馆，田大林如是告诉我。听他这话，如果是为了一笔生意就算要他把祖宗标价卖了，我看他都一准能干出来。

“说实话田总，你说这话我都不好意思鄙视你。”我回应他道。场面上他是老总，属于剥削阶级，我得供着他。私下里，我们像弟兄，和他说话我几乎是敞口就来。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就一赚钱机器！人怎么可以与一台机器较劲呢！”

“李果，你少给老子装大尾巴狼，你也不是什么好鸟！”田大林从不为我的话生气上火，一是他能准确地看清自己的型号款式，再则他能把握我的有口无心。

老肥仔从机场出来的时候，我迎上去帮他拎皮箱。老厮一愣，像打量贼一样的打量我半天，他显然忘了我是谁。在我自报家门之后，他才随我上了车。在车上，我给他介绍了此次的行程安排，主要以玩乐为主。由于田大林不在，一些合作上的具体洽谈与定夺只能留到田大林回来。

我把车开到宾馆想让他先休息一下，没想他竟上了火，操一口厦门普通话冲我嚷：“我又没走十万八千里，休息什么啊，你现在就带我去看看你们公司，以及你们属下的加工厂！”他说话的口气根本就没有回旋余地，我只好带他到公司及工厂去兜了一圈。对老肥仔虽然印象不好，但他对工作十分精细，产品加工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及技术要求乃至包装、外包装封签，以及产品的检测、存放，简直如数家珍，精滑得像只狐狸。此人外表一看就知是个土老肥，但他一旦给你说上外贸领域内的子丑寅卯，就像一个胖乎乎的、肚子里装满智慧的专家。开始我想，就我陪陪他算了，没想到他问了很多问题我简直哑口无言。

“你这样的销售主管要在我的公司，老子早把你开了！对自己服务的企业一问三不知，你有何德何能坐在主管的位置上？这个田大林怎么会重用你这样的人……”

老厮毫不留情，一顿臭骂就像一台喷色机，给我的脸一会上一层紫色，一会上一层红色。我只好调来了二十多个各工序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接受他的质疑。尽管被他狠狠地踩了一痛脚，严重地被扫了一把脸皮，但让我对老肥仔另眼相看了，丫的干事有股子豪气。其实我一直佩服沿海人的商业精神，挑剔、尖刻、反应敏捷、一丝不苟，不像我们这座城市的商人，懒散、拖沓、随心所欲。

转完整个公司，包括所有下属企业，我就像条狗似的跟着他，被他折腾得够呛。不过，屁颠屁颠地跟一圈下来，就像补上了一堂课，对公司的所有环节有了更深的了解。老肥仔也终于撑不住了，哈欠连天，便说了一句：“我有点累了，送我回宾馆。”

按照田大林高规格接待的要求，下午，我把饭局安排在这座城市比较上档次的酒楼“翠园”，这是本城贾贾达官烧钱摆谱的地儿。进了“翠园”就跟进了皇宫一般，富丽堂皇的装修与设施，处处彰显出一种高贵，给人感觉就是，没钱是这个世界上最丢人的事情。

在“翠园”吃完饭出来，还没说出我的夜生活安排计划，老肥仔倒主动发话了：“小李经理，据说你们这里的女孩长得娇小可人，能不能带我去领略一下？”老肥仔一改白天的严肃苛刻状，呈现的是一脸的淫笑与下作，白天留下的好印象一竿子全打没了。老厮白天与夜晚判若两人，实在是让人纳闷得紧：男人有很多张脸，究竟哪一张男人的脸才是真实的？是酒桌上的酒精与迷离的夜色改变了男人，还是男人本身就是一个善于伪装的物种？也许男人的每一张脸都是真实的，只是看在怎样的场合里面。

不管男人是什么玩意儿，但一想这厮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，作为客户部经理的我只能在他面前装孙子了。

我说：“我在夜总会已经订了房，走吧。”

来到夜总会，里面已经是人山人海。那些浓妆艳抹的小姐们，成群地从你眼前飘过去，卷起一阵阵肉体的迷香，让人的某些部位阵阵发紧。平时在人面前人五人六的男人们，一踏进这场合，顷刻间脖子变得老长，口中的分泌物顿时从唇舌间突围而出，呈一脸无赖状。一下子觉得很讽刺：脱去外表一袭华装不过都是些俗不可耐的鸟人……

老肥仔好像有些把持不住了，在包房内刚坐定，便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小李经理，叫两位小姐来陪陪吧，我喜欢那种丰乳肥臀的。”

这话说得很清楚也很直接，有点一针见血、拨云见月的作风。不过，他用了“丰乳肥臀”这个词语，我就按捺不住地想笑。说他没文化，那是侮辱他。

妈妈桑叫来了一群小姐，面无表情地站在KTV门口任人挑选。这时，我才真正感觉到了她们作为小姐的职业意味。那种浅浅的、焦灼的眼神，期待着客户的选择。其实，在工作中面对客户时，我们同样有这样的眼神，说穿了就是一种职业精神。我们是靠出卖自己的时间、智慧甚至灵魂来换取生存的需要，而这些坐台小姐则是靠出卖自己的身体。谁也不比谁干净、高尚到哪里去。

厦门陈总选了一个“丰乳肥臀”。剩下的小姐把眼神都转向了我，让我有些不自在。我的这种不自在，不是说面对这种场面我有多么纯情青涩，而是我想要的人并不在她们中间。准确地说，这座城市的夜总会星罗棋布，我之所以选择这家，有点假公济私，完全是奔那个湘妹来的，别的女人无法激起我的好感。

“小李经理的口味挺高嘛，这么多的漂亮妞都没有看上的？”老色鬼搂着他的“丰乳肥臀”，嬉皮笑脸地挤对我。

坐在陈总怀里的小姐，身材确实惹火，丰满的双乳像两只足球，包裹在一件粉红色

的低胸T恤里。老色鬼右手搂着她的纤腰，左手绕过她肉嫩嫩的酥肩，其粗壮的手指，不停地在紧身T恤挤压出来的、曲线非常优美的乳沟间轻轻游走。那位小姐发出一种很轻的哼哼声……其实，我知道事情并不像小姐表现出来的那么夸张。而我想，或许是那位小姐在故意挑逗眼前这位一看就知道出手大方的款爷，为今晚的产品价值能得到提升而使用的小计谋。

这一幕，让我又想起了那位湘妹子，她坐台时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呢？当然，从心底里我希望她是一个矜持的小姐，而不是像一首打油诗描述的那样：见面笑嘻嘻，三分钟成夫妻；钱一搞到手，滚你妈的×！

如果让时间倒退几天，我压根儿不会相信我的一生会与坐台小姐发生什么瓜葛，就即便发生点什么的话，充其量花上三几百元，开一宾馆，天一亮提裤子闪人，甚至连名字都没兴趣去弄清楚。但是，自从见到那位湘妹子之后，她鲜艳欲滴的外形加上忧郁迷茫的眼神，像闪电一样，击中了我的某一根神经，甚至使我有种找不着北的感觉……

突然发现，我还是蛮纯情的一个人，属于比较珍稀的品种。

后来，妈妈桑又带来了两拨小姐，依然没有我要找的那位湘妹子，我心里阵阵的失落。难道她坐了别人的台？或者是生病了？要么换了场子……我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在包房的角落里瞎琢磨，根本无心唱歌，无心去观赏老色鬼和“丰乳肥臀”的打情骂俏。

在夜总会唱完歌以后，那厮不仅仅满足于手上和眼睛的放纵，要把怀里的“丰乳肥臀”带去宾馆过夜，可他又要摆出一副庄重斯文的样子，叫我帮他询价。

我把小姐出台价格告诉姓陈那厮后，他一拍大腿：“好！便宜！”

看他一身肥肉，唱一首歌头上直冒虚汗，并且喘得像个柴油发动机的款式，深知这丫是在装魁贪嘴，一个快餐就足以把他放趴在那儿。

没有见到我想见的那位坐台小姐，就觉得那一夜特无聊。看着厦门老肥仔搂着跟他孙女样的“丰乳肥臀”故作浓情蜜意状，胃口倒得不行。

我去问了一次妈妈桑，她要我说出那小姐的名字，可回忆半天，那天根本就没问别人的名字。我给妈妈桑描述了大致长相，妈妈桑态度很热情，叫来几位坐台小姐询问，可都说没有见过。突然，一个奇怪的念头跳进我的脑海：此生我还能不能见到她？

6

把老厮儿和“丰乳肥臀”送到宾馆，正欲离开回家，老板从上海打来长途，询问对厦门陈总的接待情况。我把一天的接待安排告诉他的同时，把陈总找小姐的事也一并说了。他一听，就蹦了起来，说：“我出来时听公安老刘说，最近有扫黄行动，你告诉陈总，别包夜，

吃个快餐得了。李果，陈总的安全我就交给你了，如有闪失，老子拿你是问。”

老板的话同样没有回旋的余地，我不得不返回陈总下榻的套房，可是房门紧闭，老厮正欢喜着呢。按了半天门铃，老肥仔这才穿着浴衣、一脸肥肉粉红白嫩地来开门，兴许正鸳鸯戏水呢。一见是我，老厮儿脸色顿时阴了下来。我把老板的话告诉了他。他这才笑了一笑说：“行，你在客厅给我站岗。”

听他这话，是把我当成他的马仔或保镖了，老子真想给他一耳光。别人在内屋欢天喜地，我在客厅为人站岗放哨这还是头一遭。心中纵有万般不爽，毕竟鼻子大了盖住嘴。

“丰乳肥臀”出来的时候，明显经过了一番梳洗。穿戴整洁了，脸上的浓妆没有了。因了刚才与那老厮儿好一番翻云覆雨，脸上挂着一层浅浅的红晕。我这才发现，眼前的女人是颇有几分姿色的。

“你住什么地方？很晚了，我开车送送你嘛。”我对她说这话时，发现自己的口气里有几分讨好的味道。

“哥哥，你是个好人的。”坐在我车上的时候，她对我说。说这话时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她把那既娇艳又性感的嘴唇凑在我耳边，一股温热的气流便肆无忌惮地穿越我的耳鼓。这无形中又让我的身体顷刻变得庸俗起来。接下来的事情更要命，坐在副驾驶上的她，又将丰满的乳房抵在我右肩上，还不停地磨蹭……让我几乎不能自持。于是，我赶紧岔开话题，问她认不认识我要寻找的那位小姐。

“我们这里有四百多小姐，归属不同的领班管理，你不知道姓名怎么找啊？”

她说话时，总不把她的双乳从我右肩上移开，这让我没法不走神，于是我说：“你坐好了，你这样很影响我驾驶。”

她听了这话，竟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哥哥，你不会是不行吧？”

我承认，她这话刺激了我。我虽然有几分纯情，但绝不是圣人。就算我想成为圣人，可身体总在恰当的时候背叛我。一把将她扯在后座上，正想动作，她突然阻止了我，说：“你别猴急，咱们先说好价钱。本来快餐照我们的规矩是四百，但见你是个好人的，给你打个折，三百五十，一分不能少。”

早被她鼓捣得火烧火燎，经她这么一说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我身上的现钞刚才买完单之后已经只剩两百元了。便说：“你家屋头失大火！两百行不行？我身上只剩这么多了。”

我话一说完，她便把我一推，说：“绝对不行！”

也许她见我态度诚恳，说：“干我们这行的，从不赊账，明天的话就别说了。不过，见你人老实，这样吧，两百就两百。”

现在想起来，田大林那台奔驰真是不错，后排座椅就像一张松软而凹凸丰满的床。正当我情绪饱满的时候，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发生了——那时，夜已经很深了。一个躺在街边睡觉的乞丐，可能是被尿胀醒，打着呵欠站了起来，松下裤带就想小解。但是，一见旁边停着一辆在这座城市并不多见的大奔，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什么别的心态，走过

来对着车头就开始尿，砸得车上嗒嗒地响。一见此景，我和“丰乳肥臀”便羞于吱声，停止作为，静等那老乞丐尿完。然而，不知是那老乞丐残羹剩水喝多了，还是有毛病，那尿若潺潺流水，连绵不绝，砸在车头上的嗒嗒声也就不绝于耳。大约持续了五六分钟，嗒嗒声终于停止了。我正欲再一次有所动作，突然发现，那老乞丐一边提裤子，一边把头伸探到车窗，不停地往里看，像是想看看这稀罕的大奔里面都是些啥玩意儿。由于车玻璃上都贴了深色的隔热膜，他根本就看不见里面，而车内却把他那张又皱又脏的脸看得很清楚。这样的一张脸，摆在离你不到一尺的眼前，别说激情，就连做人人都觉得特没劲。等那老乞丐磨蹭半天离去以后，一盆炙手可热的开水，凉了；一场激情荡漾的好戏，黄了。

7

与“丰乳肥臀”劳而无功，折腾了大半夜，无精打采地回到住处。此时，天边已渐渐泛白。

也许是在与“丰乳肥臀”的折腾中投入的精力过猛，而最后又什么问题也没解决，尽管深感困意，却久久地不能入睡。这时，便想起了那位今天我打听了一天的湘妹，不知还能不能遇上她。如果遇上了，她在男人面前会不会也像今天这位“丰乳肥臀”一样？这样想着，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。在梦里，见到了那位湘妹，并由此产生了一阵荡气回肠的肉欲——似乎是所有条件都已充盈地具备，包括对象、环境、情绪，就在我以蓄势待发的状态准备最后一击的时候，床头上的手机尖利地响了起来，那声音让人觉得来自地狱，若催魂一般。

电话是远在上海的田大林打来的，就问了两件事：一是厦门陈总昨晚上玩得尽不尽兴，出没出什么闪失；二是让我别忘了到机场接他的时间。对于我来说，一场美丽的春梦被那厮一个毫无意义的电话给搅黄了，心里十分郁闷，我揶揄地说：“你安排我给陈总站岗呢，能有什么闪失。”

“哈哈，我不信昨晚你娃就没搭个顺风车？对了，你把昨晚上好玩的事说给我听听……”兴许田大林在机场候机厅呆得无聊，就一个劲在电话里打探昨晚上陈总猎艳过程中的所有细节。我还没有睡醒，眼睛一直无法睁开，便说：“老板，没想到你无聊起来也算个有段位的，玩小姐的那些个鸟事，谁不一样，有什么好说的。拜托，昨晚我站岗站到半夜，你让我睡会儿好不好？”

“哦，对了，你今天再做两件事：一是给贵州龙去个电话，订两桌，下午回来我要请客。二是你给我老婆打个电话，就说我让她约一下马副厅长，今天下午的饭局请他来出席一下。在厦门陈总面前，咱们得把脸面撑起！”

“订餐的事我来办。你老婆那边的电话，还是你自己打吧，你现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打个电话不费你什么事！”

“李果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人太TM没点男人的气度。每次让你给翟玲打个电话，你就跟老子扯筋。你跟我说说，你和她究竟有什么过节？”

“能有什么过节。她如今是我的老板娘，我巴都还巴结不上呢。”

“少说这些屁话！我就纳闷了，按理说，你和翟玲是大学校友，以前在学校时又彼此认识，你们之间的关系怎么就弄得那么夹生？我让你来打这个电话，是给你娃机会，去主动缓和关系，不管你们以前在学校里发生过什么事，现在，一个是我老婆，一个是我工作上的得力助手，你们能有一个融洽的同学关系，于公于私都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。”

“老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在翟玲眼里就是一臭流氓。那时候，你老婆是学校舞蹈队的台柱子，她们每次演出，我就往前台蹭，如果你认为我那是想近距离欣赏艺术那就错了，我是在偷窥女演员们裙子下面的内裤，够猥亵够齜龍吧，哈哈，当时，我是学校出了名的臭流氓。”

“就为这点事？年轻的时候谁没几件荒唐事，我TM小时候还偷过邻居女孩的胸罩玩呢。”

“得了吧，老板，咱们就别在这里比谁比谁更齜龍了！你老婆的电话还是你自己打吧。要是在机场实在闲得无聊，就去网吧上上网。我实在陪不了你了。”

说完，我挂了电话，此刻我已经睡意全无。田大林这个电话不仅搅了我的春梦，而且也搅翻了我深藏心里多年的一个秘密……在电话里，我骗了田大林，我与他老婆翟玲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一切，并不像我给他描述的那样轻描淡写……

8

当我赶到机场的时候，田大林刚巧出港。接到老板后，便沿着机场高速公路往城里赶。从机场到城区十多分钟的路程。一路上阳光灿烂，田大林此行成绩不错，脸上挂着喜色。

“花溪南舍的事，进展怎么样？”一上车，田大林就问，显然他对那件买酒楼的事上心了。

“我已经作了两步安排，一是给我们成都分公司的张总打了电话，让他尽可能地收集一些巴金各个时期的珍贵照片、手稿之类，这些文史资料对未来酒楼的气氛、品位包装不可缺少。二是通过省文联我的一位亲戚，请他帮我们约一帮文化人，由我们公司来开个恳谈会，让他们来为酒楼出出点子。”

“写点酸臭文章啥的还行，玩酒楼，文化人能有什么点子？”田大林对文化工作者一脸鄙夷。

“老板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对于我们未来的酒楼来说，文化是件衣服，我们的目的是穿着这件衣服赚钱。如果这件衣服看上去越像那么回事，衣服下面，我们的迷踪拳就可以玩得越是龙飞凤舞。要还原那段历史，让未来的酒楼演绎得像模像样，就得靠这帮人……”

我说到这里，田大林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你狗日的是个人精，老子喜欢！这样，距离下午吃饭时间还早，还有时间，我们顺路拐到花溪那幢酒楼去看看。”

花溪在市郊，距贵阳城区二十来公里，是一处纯天然的生态公园，像一个偌大的盆景耸立在云贵高原上。这里是无工业区，知名的H大学就坐落在无边无际的苍翠与幽静之间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横贯整个花溪的花溪河，一年四季流水潺潺，鱼翔浅底。当地人给它一个好听的名字：爱河。起由是抗战时期的巴金曾在这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时，山外烽火连天，而花溪河畔幽深宁静。每天，巴老除了构思后来那本著名的小说《憩园》，常常与爱人萧珊在花溪河边携手散步。于是，后来的人们便把这里称为爱河。

那幢酒楼就在爱河边上。

一心想卖掉酒楼的哥们小腊狗，神情萎靡地趴在吧台上打瞌睡。厮儿一见我和田大林，就像注射了强心针似的，一弹而起。知道我们是为收购酒楼的事而来，他激动得差点没跟田大林下跪。

“哥，你这回算是把兄弟我救了！”厮儿贴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，两眼看上去居然泪汪汪的。平生老子特讨厌长着双眼皮的男人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弄得跟一娘们样。

“兄弟，我这是救你还是坑你，现在说都太早。你现在想好，既然一门心思想割掉，价钱肯定不会太高，看见没，那位，”我指了指田大林，继续说，“全市有名的田猴子，用东北话说：贼精。在他大发慈悲的情况下，顶多给你百把万。”

“哥，不能再加点儿？我当时可填了两百多万进去。”

“当初填多少与今天出多少是完全不搭界的两件事。再加上你急抓抓地想出手，这玩意就不值钱了。兄弟，看开点，就当缴学费了吧。”

“行，哥，我听你的。”

“你家屋头失大火！别别，千万别听我的，肉长在你身上，割起痛不痛自己拿主意，别到头来又骂我。”

“哥，你这话说得就见外了。你这是从水深火热里捞我，是你把我从黑暗引向了光明，是你……”

“拜托！别这样抬举我。”

离开时，哥们一直站在酒楼门前目送我们，双眼皮依然包着两汪泪。我突然觉着一种悲凉，守着一座金山玩不转，被人打劫了还热泪盈眶，感激涕零。当时我真想对他说一句：兄弟，没事就别出门了，在家守着过小日子吧。